

請掀開經本五十六面，經文：

【佛。】

註子雖然註的不多，意思已經相當的明顯。「佛者。亦曰婆伽婆。此云有大名聲。亦云能破煩惱。佛者。平等開覺，故名為佛。既能自覺。復能覺他。覺行圓滿。一切智，異外道。慈悲，異二乘。平等，異小菩薩。尊極，名為佛。」這是這個字在普通的解釋，大致都不超過，通常我們解釋『佛』為覺的意思。覺有三種：自覺、覺他、覺行圓滿。這個地方特別從德行上提示我們，佛是慈悲、平等，這些都是我們要學習的。婆伽婆是梵語，意思含得很多，在譯經體例裡面是含多義不翻，只把它的意義另外註解出來。佛是主成就，六種成就裡面的主成就，說法的主人。

【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。】

這是處所。『耆闍崛山』，我們中國人把它翻作靈鷲山。現在有很多人到印度去觀光、朝聖，一定到這個地方。釋迦牟尼佛當年講《法華經》的遺址還在，這部經跟《法華經》是同在一個處所講的。這個註子介紹『王舍城』，解釋靈鷲山，說得很多，住這個字尤其說得明白。

【與大比丘眾。】

這是眾成就。佛是主講的，佛講演總得要有人聽，沒有聽眾，這一會也是不能成就。佛法弘揚，在亞洲比美國要興盛得多，美國佛教還在萌芽的時代，聽眾很少。尤其是我們中國的法師多半都有語文上的障礙，縱然有少數的法師能夠通達英語，普通會話可以，講經不行，這個裡面有很多專門術語翻不過去的。所以在這上面，

我們不如日本的法師，甚至不如韓國的法師，日本、韓國乃至越南，他們在語言上的障礙比我們少。但是聽眾比不上台灣，甚至連香港都比不上。在美國只有一個地方跟我們這邊聽眾差不多，那是加拿大的溫哥華，那個地方如果長期講經，聽眾大概有二、三百人，法緣相當殊勝。其他的地區就不行，只是偶爾舉行一、二天的法會，登登報紙做幾天宣傳工作會來二、三百人，但是長期講經就不行，就沒那麼多人聽。所以一些講經的法師到美國去一趟之後，再不去。我這次到新加坡遇到演培法師，他老人家就告訴我，他本來打算移民美國，結果到美國講經沒人聽，只好再回到新加坡。他告訴我：我們講經的法師沒有聽眾怎麼行？住不下去，所以他就不想再去。

但是美國那個地方如果修行來說，念佛、進修，我覺得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，沒有人干擾你，沒有打閒岔的，不但沒有人來打擾你，連電話也不會打一個給你，大家工作都很緊張、繁忙，不會來找你麻煩的，所以環境非常的清靜。在那個地方念佛的功夫很得力，我們在那個地方如果靜下心來念上三天佛，你就會感覺得不一樣，什麼不一樣？無論在什麼地方，心裡頭的確沒有念佛，可是耳邊上聽到佛號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，那是他心靜，專心的念。想念到一心不亂比較難，如果在那個地方好好的念上三個月以上，我相信是可以得到功夫成片的。所以凡夫，環境還是很重要。像在台灣，因為你熟人多，今天這個來拜訪你，明天那個來找你，一會兒有電話來，會擾亂到你心不能夠安定，這個決定沒有法子避免。你要是不應酬，他要說你架子太大，說是你不理人，謠言、毀謗都來了。所以在國外可以避免這些瑣碎事情，在國外進修是很理想的地方，但是弘法不行，弘法是講經說法，沒有人聽的。

佛說法，聽眾當然是很多，哪些聽眾？這裡一般經文上都列常

隨眾，就是與這些『大比丘』們。比丘原來是小乘人的稱號，這是梵語，含有三個意思，第一個意思是「乞士」，第二個意思是「破惡」，第三個意思是「怖魔」。佛陀在世的時候，佛門的制度是「樹下一宿，日中一食」，生活很簡單，每天吃飯只吃中午一餐，睡覺也沒有房子，到樹下蔭涼的地方打坐休息一下就可以了。比丘們中夜睡眠四小時，的確是非常的精進。吃飯都是外面托鉢的，所以他也沒有廚房，也不必自己去做，沿門托鉢。

印度托鉢是一種習尚，大家對於修道人都非常尊敬。在中國要是沿門托鉢那就是要飯的乞丐，我們中國人瞧不起他。印度對於沿門托鉢很尊敬，所以翻作「乞士」。士在中國社會的地位就很高，從前中國社會也有一點階級觀念，但不是很嚴格。士農工商，士是讀書人，讀書人在社會上是最被大家尊重的。出家人都是有學問、有道德的人，但是他是個討飯的乞士，乞就相當於乞丐一樣，但他是有學問、很有道德的人，用這兩個字來翻。

第二就是破惡，他發的願是要斷貪瞋痴，修戒定慧，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，這是他破惡。第三是怖魔，魔是魔王。真正修道，魔王就恐怖了，他怎麼會恐怖？你不修道，天天搞貪瞋痴慢，你出不了三界，魔王就是三界的統治者，他希望他的國民當然愈多愈好。這個人一修道了，超越三界就跑掉了，他就頭痛，他統治底下的人又少一個，所以他怕這些人都修道，都出離三界，他就發生恐怖，這叫怖魔。但是真有能力，魔王才恐怖。你沒有能力超越三界，魔王看看，不過笑笑而已，你修道沒用，你出不去，逃不出他的魔掌。真正修道，魔王是恐怖。

『眾』字，大比丘眾，眾就是僧團的意思，僧團稱為和合眾。四個人以上，才能成立一個僧團。註解，「四釋眾」，就是解釋眾，「又三」，三個意思，「眾者，四人以上，乃至百千無量」，就

是四個人以上。人數多沒有限制，少有限制，就是四個以上。三個人不能成眾，不能構成一個僧團，必須四個人以上才能夠成為一個僧團。

「一處羯磨作法。行籌布薩。事理二和，無有違諍。名和合眾也。」眾就是團體，四個人以上才構成一個團體，他們住在一處要遵守理事七個條件。通常我們講六和合完全從事上講的，所以它這裡說有理事二和。理就是大家共同都發的這個願，要證無上菩提，這是理，所以理決定是同的。因此我們通常都講六和合，在事上講。理是同證無上菩提，不管哪一宗，不管哪一派，不管哪一個法門，可以說都是以無上菩提、究竟佛果為我們最高的目標，所以這決定是相同的。事上講就不相同，事上講有各宗各派，有各種不同的法門，這就不一樣。所以事上一共有六條，這叫六和敬。六條裡面第一條是最重要的，就是事和的基礎，那就是「見和同解」，就是見解相同，拿現代的話來說，這個團體裡頭要建立共識。我們有個共同的認識，彼此就不會有相爭，不會有意見，所以要建立共識。像中國古時候的寺院叢林，每個寺院大家的見解的確是一致的。如果見解不一致，就沒有辦法在一起共住，沒有辦法在一起修行，所以見解一定要一致。

譬如修淨土法門，我們大家都是想求生西方極樂世界的，可是淨土這個念佛有四種念佛，有實相念佛，有觀想念佛，有觀像念佛，有持名念佛，假如我們四個人，一個人學一樣，這個不能稱為僧團，這各人搞各人的，不行。我觀想，他持名，他觀像，那必定有摩擦、有爭執。所以一定要建立一個共識，依同樣一部經典，依同樣一種方法來修行，大家就不爭，這個樣子才行。所以同一個宗派裡面，中國大乘八個宗，每一宗裡頭又分好多派，每一派底下又分很多小派，換句話說，每一家修行的方法都不一樣。譬如我們統統

持名，這總是一樣的，可是他喜歡早晨兩點鐘起來念佛，那個說太早了，我六點鐘起床念佛，這兩個又要打架了，這不行。同樣持名，我們也要大家商量一下，起居時間要一致，大家就沒話說了。所以這個裡頭細細的去分，那就是一個寺廟是一種修行方法，是一個辦法，甚至於從前這個課誦都不一樣、都不相同。

現代在台灣的道場可以說學風、道風都沒有，只是做做法會、熱鬧熱鬧這個場合而已，大家在一塊聚會熱鬧熱鬧，其他實在講是談不上。縱然請個法師來講經，一年講個幾次，一次時間都很短，一個星期、十天、半個月，所以「一日暴之，十日寒之」，根本就起不了作用，連講經都是法會。像打佛七念佛也是法會，熱熱鬧鬧，亂烘烘的。真正的佛七道場裡頭一句話不能說的，真正是清淨，除了一句佛號之外，你聽不到任何人說一句雜心閒話，那真正用功。而且真正打佛七，人數不能多，人數多了，主七師沒有能力照顧。我那個時候初學，在台中，李炳老告訴我，真正打佛七，參加的人數不能超過十個人。十個人以上，主七師的精神照顧不了。現在打佛七是幾十人、幾百人參加，法會！法會就沒有關係，人愈多愈好，熱鬧。所以真正修學道場的確是不一樣，像初祖遠公大師的道場算是相當盛，總共才一百二十三個人，這是東林念佛堂，廬山蓮社。

念佛堂裡面念佛的方法是輪流的、是輪班的。譬如有幾十個人，分班，所以每一班人數就不多，十幾個人一班，輪流到念佛堂來念。念佛堂裡面的佛號日夜不能間斷，一年到頭不能間斷，這是念佛堂。日夜不間斷，就是輪班，一班最少四個人。念佛堂佛號不中斷，換句話說，人少了還不行，至少要有五、六十人到一百多人才能辦得到。一個班最少四個人，最多十幾個人，二十人都嫌太多。如果一班，像真正打佛七念佛用功的話，多則十個人，少則四個人

，不能少過四個人，這樣分班輪流念。一班念兩個小時，一晝夜就要十二個班才行，如果一班是十個人，那就得一百二十個人，我們才能維持念佛堂的佛號一年到頭不斷。

這個念佛，按照班念佛，那是非念不可的，輪到你非去不可的，決定不能缺席。沒有輪到你的，你要是沒有事情，願意念佛你可以隨喜參加，念累了可以隨時出來休息，輪值的人不行，輪值的人一定要念足這兩個小時。底下一班再換，一班接一班，一班接一班，是這個念法。接的時候，當中是相續不斷的，不是說我第一班念兩個鐘點，第二班再進來，那當中就斷了。第一班念一個鐘點，第二班就來跟著念，再念一個鐘點，第一班出去，第三班就進來，第二班正好念在一半，所以佛號永遠不中斷。這是從前祖師的念佛堂，佛號是不中斷的。

我們現在人少，像我現在在美國，那邊念佛堂總共只有十幾個人，我們佛號怎麼念法？我們用錄音帶，自動迴轉的錄音機，我們也是二十四小時佛號不中斷。我們念佛同修只要有空，隨時來念，進了佛堂不打招呼、不說話，見到法師也不理，因為你跟法師問訊打招呼又打閒岔，所以在念佛堂裡面決定不打招呼。進去的時候跟著錄音帶去念，你繞念也好，坐著念也好，拜佛也好，沒有一點壓力，沒有壓迫感，所以大家念得很自在，念得很舒服、很歡喜，各個都念得法喜充滿。

行策法師是三百年前清朝康熙年間人，他就是提倡這個方法，跟我想的方法完全相同，不過那個時候沒有錄音帶，他還是一班四個人，他還是要分班，還是輪流的。他是一班念出聲音，另外兩班是坐在旁邊止靜，心裡面默念，聽。一班念一千聲，第一班念一千聲，第二班接著繞念，第一班退下來坐蒲團上止靜默念，他用這個方法。就是你念一千聲，聽兩千聲，一共三個班輪流，所以這個樣

子他不累、不疲倦。念完之後，禮佛一百拜，他用這個方法。

所以古人有許多很好的方法，像《西方確指》覺明妙行菩薩那個方法也很好。他是每一支香，就像每一堂課，他是一卷《彌陀經》，三遍往生咒，一千聲佛號，他用這個方法。第二支香也一樣，還是一卷《彌陀經》，三遍往生咒，一千聲佛號。大概這樣念下來，差不多一支香至少要一個半小時，當中可以休息十五分鐘到二十分鐘，再接第二支香。如果是精進念佛，一天一夜就是十二支香。

《彌陀經》十二遍，佛號一萬二千聲，最後也是禮佛一百拜，他那個方法也好。所以這些方法看我們個人喜歡，看我們環境的方便，我們來修學、來選擇，但是一個道場一定要用一個方法。

美國悟本打電話來，說那邊同修過年想拜藥師懺，來問我，我說不行，還是念佛。我們道場一句佛號念到底，不要今天搞這個，明天搞那個，搞亂了，這個決定不可以的。他喜歡拜懺，到別的道場去拜，我們道場不拜懺。所以見和同解非常重要，見解不相同只有擾亂，只有搞到大家心裡不愉快，總是道業上就會有妨礙，所以見解一定要相同。理論、方法，乃至於平常修行的作息時間，都要共同來擬定，大家歡歡喜喜去遵守，這樣才行。這是一個僧團裡面最重要的基礎。

第二就是「戒和同修」。戒律是生活規範，因為大家在一塊共住，如果沒有生活公約當然就亂了，我們也不曉得怎麼做才好，所以戒律就是生活規範。佛法戒律之好，跟世間所訂的規矩不相同，世間訂的公約是要叫大家遵守的，佛法戒律是叫我們自己遵守的，不管別人，妙就妙在此地。每個人自己都遵守，這個僧團當然和合，當然就沒有問題，同時你也不會看到別人有過失，為什麼？戒是叫我自己守的，不是叫別人守的，所以真正修道人不可見他人過，不見他人過是他自己心清淨、平等。如果訂的規矩，這個人不守規矩

，那我也不守規矩，你想想看，你的心就不清淨，你的心就不平等。換句話說，別人不守戒，別人不守規矩，把我自己的清淨心破壞，我自己修行的功夫破壞了，這就很難成就。所以佛制定戒律的精神是叫我自己守，不是叫別人守。別人破不破戒與我不相干，一點都不影響我，我自己自性清淨、平等、慈悲。佛門持戒是這個持法，所以因戒能得定。

現在我也看到有不少戒律很精嚴的人，他得不到定，他煩惱很多，煩惱從哪來的？這個又破戒，那個又犯規，一天到晚心裡搞這個東西，你說糟不糟糕？他的戒持得再好也不過人天福報而已，達不到持戒的目的，持戒的目的在得定。我們念佛人持戒的目的是幫助我們得一心不亂，我們天天看這個人也不對，那個人也彆扭，你想想看你的心怎麼會清淨？你怎麼會得一心？所以這點非常重要。許多人講到戒律，不懂得戒律要怎麼持法。真正持戒的人快樂，為什麼？不管別人過失就快樂，你管別人過失，你就不快樂，你煩惱多了。不管別人，只管自己，善人也好，惡人也好，沒有一個不好，這是持戒的原則。所以我們讀了佛經，對於佛法好多的構想，它的設施，實在是非常的圓滿，令人不能不佩服。所以我們世間團體裡所訂的公約、規矩比不上佛法，佛法真有它的好處，它是對每個人都尊重，自己自律不管別人。每個人都自律，這個團體怎麼不好？太好了。這是戒和同修。

第三是「身和同住」，這個同住得要講解一下，從前不必講，現在要講一講，為什麼？現在生活方式跟從前不同，以前這個同住是睡通鋪，像軍隊一樣，絕對不是一個人一個房間。一個人一個房間，這個道修不成，你修得再好、再精進，你很不容易成就。所以佛法僧團的生活有點像軍隊一樣，二十四小時都不放鬆。要是住一個房間，他把房門一關，他就懈怠、就懶惰，沒有人看見，他就馬



虎了。大家在一起生活，睡覺都在一起睡的時候，那總得規規矩矩，否則的話，人家看了自己難為情，他就收斂。所以白天大家十個眼睛盯著你，你不好意思，規規矩矩；晚上睡覺還是十個眼睛盯著你，還得規規矩矩，這樣才能把無始劫來的習氣慢慢磨掉。現在寺廟生活環境好了，不但一個人一個房間，還有套房，這怎麼修道？修不成功的。所以要曉得，不是說你不能過舒服、高一點的享受，於你修行有很大的妨礙。

從前那個方法很好，現在如果真正要建立僧團，想成就大家，還得用從前的老辦法，換句話說，一個人一個房間還是決定不行。我自己曉得這個劣根性很重，一個人一個房間，我的惡習氣決定斷不掉，非得睡通鋪不可。所以古人寺廟建得那麼大，你們到大陸上去看看，富麗堂皇，哪裡說是一個房間做不到？做得到。他為什麼不做房間而做大寮房？就是為了要成就人。小的房間有，給什麼人？給年老的人，給體力衰的人，或者給叢林裡面地位高的人，像住持、當家、監院，這地位高的人，首座和尚，他們才有一間寮房。

清眾決定是住通鋪，要從清眾到寺院裡頭有那麼高的地位，至少要熬三十年，你已經受了三十年的訓練，大概這些習氣毛病淘汰得差不多，有資格住一個房間，確實可以自立。所以講依眾靠眾，我們修行要靠大眾，才能把自己的習氣毛病淘汰、磨掉。這就是身同住的意思，所以不僅是住在一個寺院，整個生活都在一起。

「口無諍」，沒有爭論，決定不說是非，沒有雜心閒話。「意同悅」，每個人都法喜充滿。「利同均」，利是利養，十方供養決定是均等的，沒有特殊，也沒有例外的，生活是平等的。要守這六個條件，這才叫做僧團。假如沒有這六個條件，人再多住在一起不能叫僧團。

現在在本省很多寺院住眾不止四個人，四個人以上的太多了，

為什麼不能稱僧團？就拿這六個條件去一衡量，都不夠。第一個，這個寺院一個人一個心，一個人一個想法，一個人一個看法，意見不相同。那個戒律也很馬虎，都是看到別人，沒有想到自己。共住，雖然是共在一個大的寺院，可是每個人自己有個房間，這不共住，這是與這個條件不符合，實在講沒有一條符合的。口裡頭有爭論，心裡頭有不平，口裡頭當然就有爭論。意悅就談不上，天天生煩惱，他不是住在寺院裡很歡喜，他生煩惱。利養也不均，住持、當家的供養就多，清眾的供養就很少，不平均。佛教裡頭沒有特權，在叢林裡面，住持、當家飲食起居跟大眾完全一樣，所以利養是均等的。拿這些條件來衡量現在的寺院，就沒有一個僧團，這是我們很痛心的一樁事情。

佛教要想興，必須有僧團，因為一個僧團的建立，諸佛護念，龍天擁護。因為人心真的在道上，不是在名聞利養、是非人我上，所以護法神護持，諸佛護念。這個地方如果出現一個僧團，這個地方人都有福，不遭難，有佛菩薩、護法神保護。台灣如果出現一個僧團，這個地方不遭難，諸佛菩薩都要護持這個地方，可惜的是我們今天一個僧團都沒看到，這是我們要加緊努力的地方。建立僧團沒有別的，就是犧牲自己才能做得到。僧團為什麼不能建立？每個人不肯捨自己，不肯把我執放下，不肯遷就別人，所以僧團不能建立。一個道場住十個人，十條心；住五個人，五條心，這怎麼行？所謂是貌合神離，各人有各人的想法，各人有各人的打算，這沒辦法，相當不容易。這是有待我們真正發道心，真正想在佛法上有成就的人要覺悟、要努力的。人數是：

【千二百五十人俱。】

『俱』，就是大眾同住在一起。這些人從哪裡來的？註解裡都有，諸位自己去看。這都是佛的常隨弟子，佛到哪裡，他們這些人

就跟到哪裡。除這個之外，還有菩薩眾。

【菩薩三萬二千人。文殊師利法王子而為上首。】

小乘人少，菩薩特別多。『上首』就好像大眾當中的班長一樣，這個班長是文殊師利菩薩。我們看這部經與其他的一般經上，在聽眾裡面有一點不相同的，那就是一般法會裡面沒有這麼多的菩薩，這一會裡面菩薩特別多。通序就到此地。

下面是別序，就是發起序，發起序每部經不一樣，就是每次法會都有特別的因緣，這個因緣不相同。前面通序是相同的，每次法會都沒有例外，所不同的就是聽眾人數多少不相同，除此之外，沒有一樣不相同的。底下這個發起，四明尊者在鈔裡面說得很詳細，這部經是以阿闍世王要殺父害母，這是造五逆罪，是用這個來發起的，所以這個因緣很特殊，是一個惡逆之緣來發起的，這個用意非常的深。好，下課。